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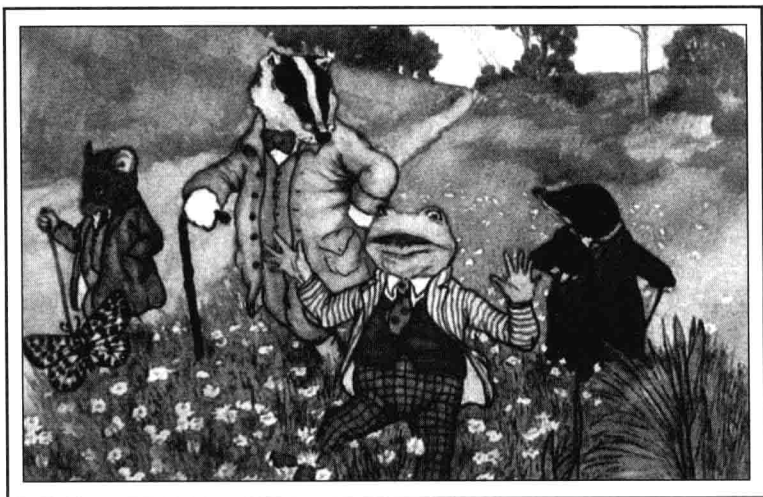


柳林风声

[英]肯尼斯·格雷厄姆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柳林风声

[英] 肯尼斯·格雷厄姆◎著

梁亦之◎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林风声/(英)格雷厄姆著;梁亦之译. —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 11
(中小学生必读丛书)
ISBN 978-7-5502-3632-5

I. ①柳… II. ①格… ②梁… III. ①童话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4766号

柳林风声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张 萌
特约编辑: 李 珊
封面设计: 刘淑媛
版式设计: 杨祎妹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26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4印张
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3632-5
定价: 2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 录



- 第一章 河 岸 · 001
- 第二章 大 路 · 019
- 第三章 野树林 · 039
- 第四章 獾先生 · 057
- 第五章 重返家园 · 077
- 第六章 癞蛤蟆先生 · 097
- 第七章 黎明前的笛声 · 113
- 第八章 癞蛤蟆历险记 · 125
- 第九章 天涯旅人 · 143
- 第十章 癞蛤蟆历险续记 · 165
- 第十一章 癞蛤蟆泪如雨下 · 185
- 第十二章 荣归故里 · 205



第一章 河岸

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。生命也开启了运动模式。你瞧，鼯鼠都忙活一个上午了。他忙里忙外、进进出出，为“小”屋子做“大”扫除。他先用扫帚扫，再用掸子掸，一手拿着刷子，一手提着灰浆桶，一会儿登梯子，一会儿爬椅子，上上下下地刷墙，灰尘漫天飞舞，他呛得直咳嗽，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全身乌黑的毛皮都溅满了白灰浆，黑白相间，样子滑稽极了。一个上午下来，鼯鼠累得腰酸背痛，气喘吁吁的。

微风阵阵，周围吹来春天的气息，大地睡醒了，泥土也松动了，一切都充满活力。春天承载着一种精神——追求和渴望。这种精神感染着每个生物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鼯鼠。这不，他突然猛地把刷子扔在地上，嘴里大叫道：“不干了！烦死了！大扫除又累又无聊，还不如出去玩儿呢！春季大扫除？见鬼去吧！”话音刚落，连衣服都没顾上穿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了。好像从阴暗低矮的小屋里终于获得解放一样。

他好像听见天上有个声音在急切地召唤他。他朝着陡峭的地道奔去。这条地道和地面上的碎石子大车道相连，凡是住在通风向阳的居室里的动物都有使用权。鼯鼠用他的小爪子又掏又挠，又爬又挤，又挤又爬，又挠又掏，小爪子忙个不停，嘴里还振振有词地不住念叨：“咱们上去啰！咱们上去啰！向上！向上！向上！”最后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一个小鼻尖

钻出了地面，他高兴坏了，终于从地下冲到地上了，这可是跨越式发展啊。沐浴在阳光里，躺在草坪上，身上暖融融的，他乐得都打起滚来了。

“这种感觉真棒！这可比刷墙好玩儿多了！”他情不自禁地高声大喊。阳光温暖地照在他的毛发上，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，可能因为在洞穴里“潜藏”太久了，连听力都下降了。小鸟儿的歌声明明那么欢快，那么愉悦，可是听起来却像有东西在自己的耳边大喊大叫一样。

不用大扫除，生活可是轻松了不少了呢。阳光、微风、草坪……原来生活是这般美好啊！春天真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季节！他纵身一跳，飞奔向前，横穿草坪，一直跑到草地另一边的篱笆前才停下来。

“站住！”一只老兔子挡在篱笆豁口处，大声喝道，“这条路是我们家的，要想从这里过去，你得交六便士的买路钱！否则，别想过去！”老兔子这一声叫喊把其他的兔子都惊动了，一个个小脑袋从洞里探出来，想看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鼹鼠根本不理睬老兔子，也没耐心和他解释，自顾自地顺着篱笆继续往前走。一边跑，一边还逗弄着别的小兔子。这样一来，倒把老兔子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突然，鼹鼠扭过头来，冲着那些兔子们嚷道：“傻瓜！笨蛋！”趁他们回击之前，鼹鼠一溜烟，早就跑得没影儿了。远远落在他身后的兔子们这时候才反应过来鼹鼠是在嘲笑他们，七嘴八舌地互相埋怨起来。“你真成笨蛋了，怎么任由他骂咱们呢？”“你不是也没有回敬他嘛，现在倒怪起我来了！”“哼，那你干吗不说……”“得啦，你怎么不说……”兔子们



第一章 河岸

总是这样，等事情过去了，才变得聪明起来，反应总是慢半拍，事后补救，为时已晚啊。

而鼯鼠此时正得意地享受着大自然的赠礼。在他看来，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好得都让人难以相信，就好像在梦里到了天堂一样。他沿着矮树篱继续向前游逛，跑过大片大片的草坪，穿过一簇簇灌木林，愉快极了。抬起头来，随处都能看到做窝筑巢的小鸟，含苞待放的花朵，发芽冒尖的绿叶——万物都显得生机勃勃、喜气洋洋，充满活力。虽然没有刷墙、没有劳作，但是他的内心丝毫没有愧疚之感。现在他唯一能感觉到的是，让别人都忙去吧，我一个人倒落得逍遥自在。看着别人马不停蹄地忙前忙后，而自己却优哉游哉，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！

正当他自我陶醉、漫无目的地闲逛时，忽然发现自己走到了一条大河边。这辈子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河哩，这条河河水充盈、表面光滑、蜿蜒向上，就像一个庞大的白色巨人！这个巨人不停地追逐，不停地欢笑，时而咯咯低笑着抓起什么东西，时而又哈哈大笑着扔掉什么东西，它一会儿向新伙伴扑过去，一下子冲散它们，一会儿又重新把它们抓住，聚在一起。它全身抖动，晶光闪闪。看着波光粼粼的涟漪、汨汨潺潺的微波，奔腾打旋的流水，鼯鼠乐坏了。他如痴如醉地看着这一切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整个人都傻掉了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他才舍得迈开步子，沿着河边，踏着小碎步往前跑，就像小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听入迷了，跟在他的身边一路跑过去一样。他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跑……终于跑累了，这才停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岸边上。这

时候，河水还在一个劲儿地和他聊天，它讲述着世界上最动听、最真实的故事。它正在对它的忠实听众描述自己的一生。它说自己来自大地深处，最后将要汇入包容一切的大海。

鼹鼠坐在草地上，朝河对岸张望，忽然看到水面上边有一个小黑洞。他快乐地幻想着，如果一只动物对住房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只想在河边有一处小巧玲珑的住宅，涨潮时淹不着，下雨时淋不着，这个地方又能远离尘嚣，不被外界干扰，那么对岸的那个小黑洞倒是一个十分舒适的住所啊！正当他凝望着小黑洞发呆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，洞口好像有什么明亮的小东西一闪一闪的，若隐若现，像颗小星星一样。不过现在是白天，根本不会有星星啊，况且还是在洞口，星星又不会从天上飞到地下。至于萤火虫，也不太可能。因为太小也太亮了。就在他费心猜测的时候，那个亮晶晶的小东西竟朝他闪了一下。原来那是一只眼睛啊。接着，以那只眼睛为圆心，一张小脸慢慢地露出来，就像一个镜框环绕着一幅画一样。

那是一张棕色的小脸，腮边有两撇胡须，耳朵小巧精致、十分匀称。全身的茸毛十分顺滑，就像丝绒一样。居然是一只河鼠！虽然长得不起眼，但是眼睛里却闪烁着明亮的光芒，极其惹人注目。鼹鼠最初就是被这种光吸引住的。

两只小动物面对面站着，小心谨慎地互相打量对方。

“鼹鼠，你好！”河鼠招呼道。

“河鼠，你好！”鼹鼠答道。

“你想到河这边来和我一起玩儿吗？”河鼠问。



第一章 河岸

“哦……我想啊，但是好像没有说的那么轻松哎。我们还是就这样聊聊好了，说话倒也容易。”鼯鼠灰心地说，因为他是第一次看到大河，所以对水上的生活还很陌生，还不熟悉水上的生活习惯。

听鼯鼠说完，河鼠什么话都没说，只见他弯下腰解开一条绳子，然后轻轻地跨进一条小船里。鼯鼠原来都没有注意到河鼠旁边还有一条小船。那条小船外面是蓝色的，里面是白色的，刚好可以容纳两个动物。鼯鼠的心一下子被这条船抓住了，尽管他还不知道船是用来做什么的。

河鼠熟练地把船划到对岸，等船停稳了，他朝鼯鼠伸出一只前爪，以示邀请。鼯鼠抓住河鼠的手，慢慢地走到船上。“坐稳了！”河鼠友好地提醒他。鼯鼠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真的坐在了一条船上，真是又惊又喜。河鼠把船撑离岸边，拿起双桨，干练地划起来。

“今天太痛快、太太好了！”鼯鼠兴奋地对河鼠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坐船，原来我连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！”

“什么？”听完鼯鼠的话，河鼠惊讶得连嘴巴都张圆了，“啊？你骗我吧？没见过船也没坐过船，那你一直都在做什么呀？”

“坐船真的那么好吗？”鼯鼠感到有点不好意思。其实，虽然他嘴上这么问，但是当他看到船上的坐垫、桨片、桨架，还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设备时，他早就对河鼠的话深信不疑了。

“当然好了！坐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。”河鼠一边划船一边兴趣盎然地说，“朋友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乘船游逛更有意思的了。哪怕就在船上待一小会儿都会觉得非常满足！坐在船上，随

便游游，到处逛逛……”

鼹鼠斜倚着坐在船上，真实地感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曳。忽然，他大叫一声：“河鼠，小心前面！”可还是晚了一步，小船一头撞到了岸边。我们那位划船高手——河鼠先生，一下子摔在船舱里，四脚朝天。可狼狈了。可河鼠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还大笑着说：“在船上，就和船在一起；不在船上，就想着和船在一起。重要的不是你在哪儿，而是开心、快乐。无论你在这个地方还是在其他的地方，无论你在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还是专门干特别的事情。只要你乐意，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放一边。这就是船和水上生活让人着迷的地方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上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那咱们就沿着河一路划下去。”

鼹鼠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满足地长吁一口气，闲散地躺倒在软绵绵的坐垫上：“就这么办，咱们今天就痛快地玩儿一天，出发吧！”

“太好了，不过还得等一下。就一小会儿！”说完，河鼠把缆绳拴在岸边的环上，然后爬进自家的洞里。不多时，他顶着一个装满午餐的大柳条篮子摇摇晃晃地出来了。

河鼠把篮子提上船，对鼹鼠说：“把它放在你的脚边。”然后转身去解缆绳，拿起双桨，准备开船！

“篮子好沉啊！里面都装了什么宝贝啊？”鼹鼠扭动着身子把篮子搬到自己面前，好奇地问。

“是咱们在路上吃的东西——‘冷食套餐’！冷鸡肉、冷舌头、冷火腿、冷牛肉、腌小黄瓜、沙拉、法国面包卷、三明治、罐焖肉、姜汁啤酒、



第一章 河岸

柠檬汁、苏打水……”河鼠一口气回答。

鼹鼠欣喜地打断他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太多了！”

“你认为多吗？”河鼠一本正经地问他，“我平常出游的时候都要带着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必备的，总不能委屈自己的肚子吧。别的动物还老说我是个小气鬼，太精打细算，带的东西刚刚够吃，一点儿都剩不下！我还担心这些东西不够咱们两个吃呢。”

河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鼹鼠心不在焉。他正沉浸在刚刚过上的这种美好的新生活里，在河水、花香、水声、阳光之间纵情洋溢。他把一只脚伸进水里，做着长长的白日梦。河鼠看到他那副陶醉的表情，都不忍心去打扰他，只是静静地、稳稳当当地划着桨，不去惊扰他。

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河鼠才发出声音：“老兄，你这身衣裳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等哪天我手头富裕了，也给自己整一套黑色礼服穿穿。”

“啊？你刚才在和我说话吗？说什么来着？”鼹鼠这才清醒过来，“抱歉。你肯定认为我很没礼貌吧。但是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奇了。这真是一条河吗？”

“是啊，这是你的、我的还有咱们大家的河。”河鼠兴奋地说。

“我现在都不敢相信！你真的住在这条河边吗？太幸福了！”

“我确实住在河边，与河形影不离，既在河上住，也在水里游。”河鼠说，“在我眼里，这条河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我把它看作我的兄弟、姐妹、姑姑、阿姨。它给我吃的、喝的、洗的、用的，我的一切都是它给的，它是我的一切。有了它，其他的天地对我而言都不重要了。河里没有的，

不值得我要，河不了解的，不值得我去了解。我们在一起多么快乐啊！无论什么时候，它总能带给我趣味和幸福。二月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我的地窖和储藏室灌满河水，我出不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但是，看着棕色的河水从我最喜欢的卧室的窗外流过，那真是说不出的高兴；等洪水退了，一块块泥地露出来，散发着像葡萄干蛋糕一样的气味，灯芯草之类的杂草塞满河道，我就穿着鞋子在大部分河床上随便溜达，找新鲜的食物吃，还可以找到一些粗心的人从船上扔下来的东西。”

“但是，你一个人住在河上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不孤单吗？”鼹鼠壮着胆子问。

“我一个人？好吧，难怪你会这样想，”河鼠耐心地对他说，“你刚到这里，对河周围的一切还不了解，很多事情不明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其实，这河上的居民不只我一个，你只是刚好就见到了我而已。河上的居民拥挤不堪，很多人没有地方住，只好搬走了。河上的光景也不像原来那般热闹啦。想当初，很多人都围着你转。像什么水獭、鱼狗、翠鸟、松鸡呀，总是要你给他们讲这讲那。俨然把你当成一个说相声的，就好像你除了讲故事就不会干别的事儿一样。”

“你看，那黑幽幽的一片是什么？”鼹鼠扬着小爪子，指着河那边黑压压的森林问。

“哦，你说那个啊，那就是野森林。”河鼠简短地说，“河岸上的居民很少有人会去那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河岸那边的居民不好吗？”鼹鼠有点不安地问。



第一章 河岸

“嗯……也不能这样说。”河鼠回答，“让我想想。松鼠嘛，还好。兔子嘛，也不是全部都坏，好坏各占一半吧。当然，还有老獾。他就住在森林中间。说也奇怪，他好像对那地方情有独钟似的，就算别人花钱请他，他也不愿意住在别的地方。真是固执、可爱的老獾！谁也不去招惹他，最好也别去招惹他。”河鼠意味深长地加上最后一句话。

“怎么，有谁会去主动打搅他吗？”鼹鼠问。

“嗯，有不少人喜欢去招惹他。”河鼠犹豫了一下，吞吞吐吐地说，“比如黄鼠狼、白鼬、狐狸，等等。当然了，他们本质不坏，至少我和他们的交情还不错，偶尔碰上了，还会一起玩玩什么的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有时候他们也会聚集在一起做些过分的事，总是不能得到人们的全部信任。”

鼹鼠知道，老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以后遇到的麻烦事，哪怕只是不经意地提一下，都是不符合动物们的戒律的。所以，他赶紧换了一个话题。

“那么，在野森林那边又是什么地方呢？”他好奇地问，“那里蓝蓝的，看起来很暗。说它像山，但又不像，好像是城市里冒出来的烟，又像是快要飘下来的乌云。”

“野森林那边是更广阔的世界，”河鼠说，“那是个和你、我都没有关系的地方。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，以后也不打算去。你要是个理性的人，就听我的劝，千万别去那里。咱们以后别提它了，好吗？行啦！终于到静水湾了，咱们就先在这里吃午饭吧。”

河鼠把船划离主河道，驶进一个乍看上去像被陆地环绕的小湖的地方。湖两边是绿茸茸的草地，棕色的老树根歪歪曲曲的，大树的倒影映照在平

静的水面上来来回回地晃动着，就像蛇一样。河坝高高隆起，横跨在湖的前方。和河坝相连的是一个不停滴水的水车轮子，轮子上方是一个灰色尖顶的磨坊。流水汨汨地响着，显得单调、沉闷，就像催眠曲一样。但偶尔又会传来清脆、欢快的响声。鼹鼠完全陶醉在这片美景之中了，不由得举起两只前爪，止不住地赞叹：“我的天哪！太美了！世界上竟有这么美的地方！”

河鼠一边附和着鼹鼠的话，一边把船划到岸边，等船靠稳了，小心翼翼地把鼹鼠扶上岸，然后利索地把午餐篮子扔到河岸上。

“让我独自打开篮子，好吗？我想尝试各种事情。求你了。”鼹鼠诚恳地央求道。河鼠欣然答应了，自己落得清闲，四脚朝天地仰躺在草地上休息，任由他新交的朋友——鼹鼠去安排午餐。鼹鼠先把餐布展开，然后铺在地上，接着把篮子里的各种美食一样一样取出来，一切弄得井井有条。他每拿出一样东西，都会惊叹一声：“哎呀！太棒了！”一切摆放就绪！河鼠一声令下：“好了，老伙计，现在开动！”听到这话，鼹鼠再开心不过了，这可是他现在最想听到的话了。因为他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忙着春季大扫除活动，马不停蹄地干，连水都没顾上喝，更别说吃东西了。一天下来，肚子早饿扁了，仿佛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。

两个人吃得开心极了，或许因为东西太好吃了，又或许是因为两个人真的饿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等到两个人的肚子差不多快撑破了，鼹鼠才把眼光稍稍地从餐布上移开，投向别处。“你看什么呢？”河鼠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



第一章 河岸

“那里，看到没有？水上漂着的那串泡沫，”鼯鼠指着水面说，“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。”

“泡沫？啊哈！”河鼠开心地咂着嘴，好像在邀请谁。

不多时，一张扁宽发亮的小嘴从水里冒出来。一只水獭钻出水面，抖落掉身上的水滴。

“嘴馋的家伙们！”他一边抱怨，一边走向食物的方向，“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河鼠，有好吃的，怎么不叫我呢？”

“这次出游、野餐都是临时决定的，没来得及和你说啊！”河鼠耐着性子对水獭解释，

“快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一下。这是我的新伙伴，鼯鼠。”

“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水獭友好地说。

“你好，见到你很荣幸。”

两只动物似乎非常投缘，马上成了好朋友。

“周围的一切都乱糟糟的！”水獭接着说，“今天所有的居民好像都聚集到河上来了，本来想找个水静人少的地方，躲躲清静，没想到又碰上你们俩！啊，对不起，别误会。我不是说你们俩吵，你们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的。”

紧接着，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从树篱那边传过来。他们背后的树篱上挂着厚厚的叶子，好像很有年头了。然后，一个带条纹的脑袋和一副高耸的肩膀从树篱后面探了出来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们。

“是老獾呀，老獾，过来一起玩儿呀！”河鼠冲着对方招呼道。

老獾向前小跑了一两步，然后咕哝了一句：“原来是你们啊！不了，你们玩儿吧，我有同伴！”说完，掉头就跑，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。

“别介意，他就是这样！”河鼠失望地说，“老獾不喜欢社交生活！指不定又一个人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。今天一天都别想再见到他了。好了水獭，你继续说，都有谁到河上来了？”

“癞蛤蟆就是其中一个啊。”水獭回答，“他从头到脚全都重新包装了。换了一身新行头，还开着崭新的赛艇。里里外外都是新的！”

水獭和河鼠互相看了对方一眼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他总是这样，很容易喜欢上一件事情，但是喜欢的时间都不长。前一段时间，他全身心地玩帆船，”河鼠解释说，“这不，没过多久就玩腻了，然后又玩起划船来了。现在，除了撑船，对其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，整天和船打交道，闯了不少祸呢。去年这个时候，他对宅船（一种带住所可以居住的船）着迷了。要是他一个人疯也就罢了，但是他让大家都陪他住在他的宅船上，为了不让他难过，我们还得装出喜欢的样子。那一阵可把大家折腾坏了。我们都说让他后半辈子在宅船里过得了。所以，无论癞蛤蟆对什么感兴趣，结果都一样，很快就会觉得厌烦，然后又开始迷恋上新玩意儿。”

“不过，癞蛤蟆本质不坏。就是少了点儿耐心，有些坐不住——特别是在船上！”水獭若有所思地说。

他们现在坐的地方和大河的主流之间隔着一个孤岛，隐隐约约地可以望见主流的“相貌”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赛艇朝他们开过来了。掌舵的是一



第一章 河岸

个汉子，虽然个头不高，但是很健壮。因为划得太猛烈，船桨把水打得四处飞溅，癞蛤蟆的身子在船里来回滚动，可他还在拼命地划着。河鼠站起来和他热切地打招呼，可癞蛤蟆只是摇摇头，专心致志地划他的船。

“要是他在船上总这么来来回回地打滚儿，过不了多久，他肯定会摔出船外的。”河鼠说着，重新坐了下来。

“他肯定会掉到水里去的，”水獭咯咯地笑着说，“我有没有给你讲过癞蛤蟆和水闸管理员的故事？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玩儿，那次癞蛤蟆他……”

一只蜉蝣像喝醉了酒一样，晃晃荡荡地漂过来，壮志满怀、血气方刚，抱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，逆着滚滚的河水向对岸游去。突然，水面上卷起一个旋涡，“咕噜”一声，那只蜉蝣就不见了。水獭也不见了。

鼯鼠赶紧低下头四处张望、寻找。从脚下一直望到天边，水獭的话音还在耳边回响，可他扒过的那块草地早就空了，哪里还有半个人的影子。

河面又泛起了一串水泡。

河鼠哼起一支小曲儿。鼯鼠忽然想起了动物界的规矩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的朋友无缘无故地消失了，那么无论出于什么理由，你都不要随便议论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”河鼠说，“咱们该走啦。接下来，也许咱们该好好想想谁来收拾碗碟呢？”听他的口气，他自己是不大乐意做的。

“哦，我来洗吧，”鼯鼠主动说道。当然，河鼠很高兴地把这个“美差”让给鼯鼠了。

总的来说，收拾碗碟可不如打开篮子那样令人高兴。不过，好像所有